

<<白如梅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白如梅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8520575

10位ISBN编号：7508520572

出版时间：2011-3

出版时间：五洲传播出版社

作者：许言午

页数：296

字数：2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白如梅>>

前言

在我看来，一个好人，一生至少要经历一次爱情；一个好的写作者，一生至少要写下一段描述爱情的文字。

2005年的秋天，我自认为已经是个好人，但还不是一个好的写作者。

于是，我决定写一个爱情故事。

翌年夏天，我自得其乐地想：现在，我不仅是个好人，还是一个好的写作者了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心灵自由的人才懂得爱情。

而这个故事里，没有人是自由的。

与我的早期小说一样，这仍然是一个讲述逃避的故事，一个在空气稀薄处挣扎，试图尽情呼吸的故事。

这样的故事其实与爱情无关。

故事中的人物，还没来得及学会谈情说爱，就已尊严丧尽，未老先衰，一败涂地。

因此，我仍然不是一个好的写作者，仍然渴望在未来的岁月里，能够写下一段描述爱情的文字，要写得轻快飞扬，甜言蜜语，花好月圆。

二十年前，我相信文学可以让现实变得不太糟糕。

现在，我相信一个好故事，至少可以让夜晚的梦境变得更有意味。

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，是游子返乡，面对故人，艰难但温暖。

其寻求出版的过程，则如同在一条平庸喧闹的大街上游荡，虚耗时光，徒增厌倦。

自2006年完稿后，这部书稿便开始了它的长夜行，辗转于多家杂志社、出版社及图书出版公司，期间遭遇了很多戏剧性的事件与变故。

有争议，有好评，有批评，有嘲讽，有本书作者因对修改意见难以认同而任性轻狂的主动撤稿，也有出版合同即将落笔签订时出版方的幡然悔悟，还有更多的冷漠与无视，更多的废纸篓与零回复，林林总总，难以尽述。

长达四年多的时间，已为这个悲伤的爱情故事，敷演出了另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世情故事。

直到2010年秋，书稿落到京华鸿越的编辑部，这个故事外的故事才得以终篇。

为此，要向出版人季晟康先生致以最诚挚的谢意。

他的才华、真诚及温和简练的为人处世风格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没有他的大力相助，这部书稿仍在黑暗中漫游。

此外，也要特别感谢《收获》杂志的青年编辑走走女士。

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失密》经她之手发表前，已漂泊了七年之久。

这部小说则因种种原因，一波三折，最终未能发表。

对于一位至今还未曾见过面的作者的书稿，她却不愿就此放弃，长时间地为它向其他文学期刊及出版机构推荐，屡遭碰壁，其热情、无私和真挚，令我铭感于心。

还有本书的特约编辑郭建霞女士，为此书的顺利出版，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，耐心，诚恳，敬业。

在此一并致谢！

一本书有自身的命运。

它所能承受的，远比作者更多，更持久。

时光流逝，岁月蹉跎，当年的写作者已渐感疲倦，书中的人物却依然年青、美丽，对爱情满怀热望，永远活在一个如此动人的故事里。

许言午 2011年1月

<<白如梅>>

内容概要

她回报我一个微笑，走进来习惯性地轻跺一下脚，仿佛要抖落鞋上的灰尘，然后一言不发，眼角含笑，继续往楼上走去，像一位温情的女主人。

不过在我眼里，此刻的她更像电影或梦境中的人物，一道幻影，一段故事，一个意象，激情洋溢，顾盼生辉，填满了所有的思绪，渗透进我浑身每一处渴望触摸的饥饿角落。

.....
长篇言情小说《白如梅》讲述了一个22岁年轻男子与40岁女性之间的爱恋故事。

《白如梅》由许言午编著。

<<白如梅>>

作者简介

许言午，本名许强，70年代人，自由作家，痴迷于讲故事，认为“现实纷扰，短暂易逝。唯有故事，地老天荒”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失密》，舞台剧本《你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时刻》以及当代艺术评论文章若干。

<<白如梅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· 浓雾
- 第二章 · 冰冷的舞步
- 第三章 · 小畜生
- 第四章 · 仲夏日之梦
- 第五章 · 母亲
- 第六章 · 手影戏
- 第七章 · 1968
- 第八章 · 重逢
- 第九章 · 春天
- 后记

<<白如梅>>

章节摘录

· 1 · 今天下午，我接到通知，明天可以走了。
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获得自由了；或者说，新生了。
我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哪种更可靠。
一切都静悄悄的，像住旅馆，赶在中午十二点前把账结掉就行了，然后一个人走出大门。
很简单。
我没想到会这么简单。

我开始收拾东西，虽说没什么可收拾的，但还是想为自己做点事情。
牙刷、牙膏、杯子、毛巾，一叠信纸，一支圆珠笔，这些都不要了。
两本翻烂的书，以及压在枕头下的几封信，我想带走。
其他没什么了。
在这里度过了三年零十六天，这些我都不不要了。
今天不算。

今天是个好日子。
今天我会带走，和记忆一起，带回家，带人未来，带进坟墓。
已经入秋，室内仍很闷热。

将近午夜时，才慢慢变得凉爽起来。
透过窗户，能看到夜空中的一轮满月。
月色皎洁，倾洒在树叶上。

我仰头望着窗外，设想明天的状况，心情有些复杂。

当你确切知道，很快就要从一口井里爬出去，即便心如止水，对人生悲观失望，仅仅因为能够看上一场电影，逛一次街，买条新款牛仔裤，听一听陌生女孩的笑声，疲惫的身体也会重新激发出想象力，让你充满幻觉，感到高兴。

高墙，铁丝网，以及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手工劳动，将生存的渴望磨砺得更为尖锐。
但这份渴望我不会带走了。

明天，会有谁站在井口边？
生命并不完整，不过是无数碎片在时间的河流上漂浮。
当所有的碎片都沉寂之时，一切便结束了。
二十岁时，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。
现在我相信了。

现在，至少在这个夜晚，我仍然试图去拾捡一些曾经漂浮着的碎片，去回想一些曾经活着的人，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。

即便是水中捞月、雾里看花，仍不失为一种解脱，一个安慰，一幕鼓足勇气继续演下去的喜剧。

这个夜晚，我试图回想起的，仍然是那一双手。

这双手骨骼宽大，手指修长有力。

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。

皮肤呈现出苍白色。

当它浸泡在水中时，会变得明亮起来，在晦暗的房间里闪闪发光。

这双手轻搭在我肩上，散发出一股草药的气味——根深蒂固的气味，仿佛已深嵌在皮肤里。

这双手紧握住我的手，在温热的水中搓洗着，紧张、温柔，像濒死的人在触摸你。

这样的触觉我从未体验过。

这样的爱情我从未体验过。

时至今日，我还能清晰无误地回想起这双手。

我已不愿去回想她的脸，她的头发，她走路的样子，她的裙子和衣服，她的嘴唇和眼睛，甚至她的身体。

但我还会想起这双手。

<<白如梅>>

这双手出现在我三年零十六天的每个夜晚，像南方秋季荒野的雨水，冲刷着记忆。

我抵御着它。

今天不算。

今天，这双手是真实的。

它从黑暗中伸出来，朝着井底伸去，触摸着它愿意触摸的，却永远触摸不到的一切。

而这双手，从未真正触摸过我。

如同我，从未对她说出过我的悔恨与厌倦，我的恐惧，以及幸福。

· 2 · 她长了一双猫眼。

两只眼珠很大，又圆又大，暗黄色的，眼白很少。

据说，这样的眼睛能在黑暗中来去自如。

初次见到白如梅，我并没有看到她的眼睛。

1995年冬天的那个早晨，雾很重，空气潮湿，整座城市悄无声息，像沉没在水里。

我和秦晓欣去跑步。

我们是一对勤奋的恋人，喜欢凑在一起干些吃苦耐劳的事，除了不在一起睡觉。

秦晓欣刚满二十岁，就已和我私订终身，打好了百年大计。

秦晓欣说，我们会白头偕老，活到一百二十岁。

将来我们的孩子一定又黑又壮，精光四射，像古希腊的斯巴达战士，不停地跑呀跑，比肯尼亚人还擅跑。

她这么说的时侯，我就闷闷不乐地想，裙子都不让我撩，哪来的斯巴达战士？

天上掉馅饼啊。

这天早晨雾很重。

秦晓欣跑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。

我喜欢这样的节奏。

从很小的时候起，我就在跑了，不停地跑，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个年代跑到另一个年代。

我跟着父亲跑，我跟着母亲跑，现在我跟着秦晓欣跑。

世界是个大操场，跑道有限，腿脚众多，勤快的狗才能捡到肉骨头。

我们跑到湖边。

雾更浓了。

我和秦晓欣相隔五米，看不到她的背影。

我听着她的脚步声，用耳朵保持节奏，这对我来说早已驾轻就熟。

她的步子突然慢下来。

“刚看到一个人，挺像我妈的。”

她大声说。

“这么巧？”

“我说也是。”

我妈从不跑步。

刚才那人皮肤可真白，比我妈还白。

“那人就是白如梅。”

秦晓欣没看错，那人的确是她母亲白如梅。

这天早晨雾很重。

秦晓欣的母亲白如梅游荡在湖边，像一条鱼。

秦晓欣肤色很黑，黑得像块紫雪糕。

她为此耿耿于怀，做梦都想漂白。

她抱怨说，她一点都不像她母亲，她像她死去的父亲，她说要不是因为长得黑，就不会这么爱跑步了，简直像个受虐狂。

我不明白跑步跟肤色有什么必然联系。

<<白如梅>>

但我时刻不忘向她表白，我就是喜欢她黑，在一个黄皮肤的人口大国里，黑得如此惊心动魄，不同凡响，像是非洲酋长的女儿天天与我厮混，大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

我还给她写颂诗拍马屁，赞美她是女人堆里的马丁·路德·金，是一片红心里的黑心肝，是黑珍珠里的黑珍珠……可惜这些努力效果适得其反，害她始终下不了决心，到底要不要为我撩起裙子。

我们绕内湖一圈后又跑回来。

由于雾大，比往常多用了三分钟。

我们的计划是跑两圈。

这次秦晓欣没有放慢脚步。

她干什么都用心，不像我容易跑神。

她说她这一点也像她父亲。

她说她父亲活着时，为抢修家中那台破收音机，一整天没吃饭，还夸她母亲菜烧得好，像大科学家一样废寝忘食呢。

秦晓欣爱说话，说起话来又响又脆。

但她很少说起她的母亲白如梅。

即使在这个雾蒙蒙的早晨，母女俩擦肩而过，母亲白如梅仍然只是她谈论肤色的对照物，一个随手拈来的比喻词。

我们继续跑。

秦晓欣在前，我在后。

秦晓欣专心致志，我心猿意马。

跑过湖边一棵柳树时，我斜眼看见一个模糊的白色人影，被我们一掠而过。

我回头一瞥，发现真有一个女人走在柳树下，步态轻盈，身影虚幻。

白茫茫的晨雾里，她看起来的确很白，白得像块冷冰冰的绸布。

我心跳了一下。

我不知道她就是秦晓欣的母亲白如梅。

我真不知道。

我既没有见过她死去的父亲，也没有见过她活着的母亲。

这天早晨雾很重，我其实什么也没看清。

后来，我把这一瞥当成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

因为对白如梅最早的记忆，从此开始。

后来，她对我说，一个人不能老是跑呀跑的，总该停下来看一眼的。

那天早晨，在我跑动的一瞥中，她犹如一条飘落悬崖的丝巾，轻飘飘的没有质感，没有生命。

我没有注意到，白如梅和她女儿不同。

白如梅不仅有着雪白的皮肤，还有一双暗黄色的眼睛。

这双眼睛能够穿透浓雾，看着我。

P3-7

<<白如梅>>

后记

在我看来，一个好人，一生至少要经历一次爱情；一个好的写作者，一生至少要写下一段描述爱情的文字。

2005年的秋天，我自认为已经是个好人，但还不是一个好的写作者。

于是，我决定写一个爱情故事。

翌年夏天，我自得其乐地想：现在，我不仅是个好人，还是个好的写作者了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心灵自由的人才懂得爱情。

而这个故事里，没有人是自由的。

与我的早期小说一样，这仍然是一个讲述逃避的故事，一个在空气稀薄处挣扎，试图尽情呼吸的故事。

这样的故事其实与爱情无关。

故事中的人物，还没来得及学会谈情说爱，就已尊严丧尽，未老先衰，一败涂地。

因此，我仍然不是一个好的写作者，仍然渴望在未来的岁月里，能够写下一段描述爱情的文字，要写得轻快飞扬，甜言蜜语，花好月圆。

二十年前，我相信文学可以让现实变得不太糟糕。

现在，我相信一个好故事，至少可以让夜晚的梦境变得更有意味。

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，是游子返乡，面对故人，艰难但温暖。

其寻求出版的过程，则如同在一条平庸喧闹的大街上游荡，虚耗时光，徒增厌倦。

自2006年完稿后，这部书稿便开始了它的长夜行，辗转于多家杂志社、出版社及图书出版公司，期间遭遇了很多戏剧性的事件与变故。

有争议，有好评，有批评，有嘲讽，有本书作者因对修改意见难以认同而任性轻狂的主动撤稿，也有出版合同即将落笔签订时出版方的幡然悔悟，还有更多的冷漠与无视，更多的废纸篓与零回复，林林总总，难以尽述。

长达四年多的时间，已为这个悲伤的爱情故事，敷演出了另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世情故事。

直到2010年秋，书稿落到京华鸿越的编辑部，这个故事外的故事才得以终篇。

为此，要向出版人季晟康先生致以最诚挚的谢意。

他的才华、真诚及温和简练的为人处世风格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没有他的大力相助，这部书稿仍在黑暗中漫游。

此外，也要特别感谢《收获》杂志的青年编辑走走女士。

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失密》经她之手发表前，已漂泊了七年之久。

这部小说则因种种原因，一波三折，最终未能发表。

对于一位至今还未曾见过面的作者的书稿，她却不愿就此放弃，长时间地为它向其他文学期刊及出版机构推荐，屡遭碰壁，其热情、无私和真挚，令我铭感于心。

还有本书的特约编辑郭建霞女士，为此书的顺利出版，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，耐心，诚恳，敬业。

在此一并致谢！

一本书有自身的命运。

它所能承受的，远比作者更多，更持久。

时光流逝，岁月蹉跎，当年的写作者已渐感疲倦，书中的人物却依然年青、美丽，对爱情满怀热望，永远活在一个如此动人的故事里。

许言午 2011年1月

<<白如梅>>

编辑推荐

许言午的《白如梅》讲述的是一场22岁年轻男子与40岁女性之间的爱恋。

22岁的大学肄业生周荣，开着一家小书店，与女友秦晓欣谈着不咸不淡的恋爱，生活平淡而平静，直到一个雾重潮湿的早晨，他与女友一同跑步时，一个模糊的白色人影一掠而过……这个人正是秦晓欣的母亲——白如梅！

于是，一场有违世俗的恋爱在暗地里徐徐展开……

<<白如梅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